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

賜進士及第部書非都院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兼統理糧餉等事

宋紀六十三

起旃蒙大荒落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英宗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

帝

治平二年

遼咸雍元年

春正月辛酉朔遼羣臣上遼主尊號

曰聖文神武全功大略廣智聰仁睿孝天祐皇帝改元

咸雍大赦冊梁王溶爲皇太子百官賜級有差甲子遊

主如魚兒灤

始朝廷遣王無忌齋詔責夏國主諒祚

諒祚遷延弗受詔而因其賀正使荔茂先附表自言起

兵之由歸罪於濫吏辭多非實丁卯復以詔戒其侵擾
諒祚終弗聽以編排中書諸房文字王廣淵直集賢
院帝在藩邸廣淵因帝左右時君卿獻其所爲文及書
札故有是命知諫院司馬光言廣淵雖薄有文藝其餘
更無所長於士大夫閒好奔競善進取稱爲第一鄉以
初任通判排編中書文字二年之閒堂除知舒州薦紳
已相與指目爲僥倖今旣畱不行又驟加美職安得不
取外朝怪惑陛下方蒞政之初欲簡拔天下賢才置諸
不次之位以率厲羣臣而執事之臣不能稱陛下之意
前此用皮公弼權發遣三司判官今又用廣淵直集賢

院將何以使天下之人尚廉恥之節崇敦厚之風乎光
凡再論列訖不報 癸酉參知政事歐陽修言諒祚猖
狂漸違誓約禦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歷罷兵以來
當時經用舊人唯戶部侍郎致仕孫沔尚在沔守環慶
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最著今雖七十閱其心力不
衰飛鷹走馬尚如平日雖中開曾以罪廢然棄瑕收使
正是用人之術欲乞朝廷察訪特加獎用庶可備一方
之寄詔以沔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 禮院奏請自
今文武臣薨卒當輟朝者皆輟聞喪之明日從之 丁
丑賜許蔡二州錢鈔十萬貫令和糴以救饑民仍命駕

部員外郎李希逸提舉 壬午命供備庫副使孟淵等
十九人往開封府界及京東西淮南路募兵司馬光言
國家患在兵不精不患不多夫兵少而精則衣糧易供
公私充足一人可以當十遇敵必能取勝多而不精則
衣糧難贍公私困匱十人不足當一遇敵必致敗亾此
利害之明如白黑不爲難知也邇鄙之臣無它材略但
求添兵在朝之臣又恐所給之兵不副所求它日邊事
或敗歸咎於已是以不顧國家之匱乏只知召募取其
虛數不論疲頓無所施用此羣臣容身保立苟且目前
之術非爲朝廷深謀遠慮經久之畫也臣願陛下速降

指揮應在東京及諸路竝宜罷招禁軍但選擇將帥訓練舊有之兵以備禦四夷不患不足其災傷之處州縣不得妄招饑民以充廂軍但據所有斗斛救濟農民俟向後稍豐使各復舊業則天下幸甚 甲申以太常博士集賢校理邵亢爲直史館潁王府翊善同判司農寺令於皇子兩位供職帝嘗召對羣玉殿訪以世務曰學士眞國器也 庚寅遼命羣臣遇正旦及重午冬至別表賀東宮 二月辛丑以三司使給事中蔡襄爲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知杭州初帝自濮邸立爲皇子中外無閒言旣卽位以服藥故皇太后垂簾聽政宦官宮妾爭

相熒惑并謂近臣中亦有異議者外人遂云襄嘗有論
議然莫知虛實帝聞而疑之數問襄如何人一日因其
請朝假變色謂中書曰三司掌天下錢穀事務繁多而
襄十日之中在假者四五何不別用人韓琦等共奏三
司事無缺失罷之無名今更求一材識名望過襄者亦
未有歐陽修又奏襄母年八十餘多病襄但請朝假不
赴起居耳日高後卽入省亦不廢事然每奏事語及三
司帝未嘗不變色及諒祚攻擾涇原帝遂督中書以盪
事將興軍須未備三司當早擇人琦等初尚救解繼知
帝意不回因奏待襄陳乞可以除移初傳者多端或云

帝入宮後親見奏牘至是因襄請罷琦遂質於帝帝曰
內中不見文字然在慶寧卽已聞之琦曰事出曖昧虛
實未明乞更審察苟令襄以飛語獲罪則今後小人可
以傾陷善人難立矣曾公亮曰京師從來喜爲誦議一
人造虛眾人傅之便以爲實前世以疑似之言害陷忠
良者非惟臣下被禍兼與國家爲患修曰陛下以爲此
事果有否帝曰雖不見其文字亦安能保其必無修曰
疑似之誦不唯無迹可尋就令迹狀分明猶須更辨真
僞先朝夏竦欲害富弼令其婢學石介字體久之學成
乃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賴仁宗聖明弼得保全臣

至和初免喪至闕下小人有嫉忌臣者僞撰臣乞沙汰
內官奏藁傳布中外內臣無不切齒亦賴仁宗保全至
今以此而言就令有文字猶須更辨真僞況無迹狀邪
琦及公亮又各進說帝曰告誦者因何不及它人遂命
襄出守以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呂公弼權三司使至
和初公弼爲羣牧使帝在藩邸嘗得賜馬給使吏以馬
不善求易之公弼曰此朝廷近親且有素望宜避嫌不
可許至是公弼奏事帝曰朕往在宮中卿不欲與朕易
馬是時朕固已知卿矣公弼頓首謝帝又曰卿繼蔡襄
爲使襄主計訴訟不以時決頗多畱事卿何以處之公

彌知帝不悅襄對曰襄勤於事未嘗有曠失恐言者妄耳帝益以公弼爲長者 癸卯樞密副使王疇卒帝臨奠賜白金二千兩贈兵部尚書謚忠簡 丙午降陝西轉運使光祿卿陳述古爲少府監知忻州坐權知渭州日擅移涇原副總管劉幾權知鳳翔并劾幾罪案問多失實故也 賜禮部奏合格進士明經諸科鄱陽彭汝礪等三百六十一人及第出身 丁未錄囚 丁巳翰林學士王珪等奏準詔詳定禮院及同知禮院呂夏卿禘祫異議請如禮院所議今年十月禘明年四月禘如夏卿所議罷今年臘祭從之 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

賈黯爲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周孟陽王廣淵以藩邸之舊數召對黯言俊又滿朝未有一被召者獨召親舊二人示天下以不廣請如太宗故事召侍從館閣之臣以備顧問帝嘗從容謂黯曰朕欲用人少可任者黯對天下未嘗乏人願所用如何耳迺而上五事一知人之明二養育以漸三材不求備四以類薦舉五擇取自代以禮部郎中兼御史知雜事龔鼎臣爲集賢殿修撰知應天府初鼎臣爲宰相韓琦所善翰林學士吳奎欲舉御史賈黯不肯奎爭不能得乃止旣而以都官員外郎換起居舍人知諫院遂知雜事在言職少建白至是

出之其後帝欲用王廣淵爲諫官曰近歲諫官御史多

不職如龔鼎臣乃未嘗言事也

攷龔李燾曰據鼎臣本傳言事亦不少英宗云

未嘗言事疑本傳有所緣飾也

己未起復前禮部侍郎樞密副使吳

奎領故官職奎固辭不許遣其子大理評事璟奉表懇辭帝意必起之韓琦曰近年兩府大臣文彥博賈昌朝富弼各乞終喪奎必不肯起歐陽修曰若邊境有急金革從事則不容免帝曰方此西邊未寧奎何自遂其私邪乃召璟於延和殿面諭齋詔賜奎奎終辭帝許之詔月給奉錢之半固辭不受三月丁卯詔貢院經殿試進士五舉諸科六舉經省試進士六舉諸科七舉今不

合格而年五十以上者第其所試爲三等以聞乃以進士孫京等七人爲試將作監主簿餘三十八人爲州長史司馬文學 帝初卽位命殿中丞判司天監周琮等作新歷三年而成琮言崇天歷氣節加時後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會之候差十刻旣而中官正舒易簡與監生石道李邁夏陳家學於是詔翰林學士范鎮諸王府侍講孫思恭國子監直講劉攽攷定是非上推尚書辰弗集於房與春秋之日會參今歷之所候而易簡道邁等所學疏闊不可用新術爲密乃賜名明天歷琮等各遷兩官其後明天歷亦不可用琮等皆奪所遷官

辛未新除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以嘗言中丞賈黯過失辭職黯奏曰誨初得御史乃臣與孫抃等五人薦舉臣等知其爲人方正謹厚今茲擢用甚允眾望臣與其事必能協濟伏望趣令就職詔以諭誨誨遂受命因言歷代設耳目之官以輔人主之不逮凡事宜辨論是非稍涉欺妄當行重責不當置其言而不用使之沮辱在賢者則死而後已不賢者翻然以思動爲身謀悠悠皆是矣假如朝廷之事臺諫官不得預聞及其政令旣下方始得知比正其所失則曰已行之命難以追改是執政之臣常是取勝耳目之官與不設同也又聞近日臣

僚建議以先帝臨政信任臺諫官所陳已行之事多有
追奪欲陛下矯先帝之爲凡事堅執不可易行一繆令
進一匪人倡言於外曰出自清衷人必不敢動搖果有
之是欲窒塞聖聰使拒諫遂事豈公忠愛君之人哉臣
嘗親奉德音指緘默者甚眾然終不聞有所誠厲竊謂
陛下好問過於虞舜但未嘗察其言耳求治有如漢宣
但未嘗責其實耳臣旣未得去敢不以言責自任望陛
下旣問之當察其言旣用之當責其實無俾左右蔽惑
聰明言事之官時有懲勸則人無苟且職事皆舉矣
辛巳翰林學士王珪奏權御史中丞賈黯前以學士同

竹撰仁宗實錄自領臺憲不復入院望令仍舊供職從之 壬午禮院奏近依國朝故事詳定仁宗大祥變除服制以三月二十九日祥六月二十九日禫除至七月一日從吉已蒙降敕臣等謹案禮學王肅以二十五日爲畢喪而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用康成之說又加至二十七日終則是二十八日畢喪而二十九日始從吉益失之也天聖中夏定五服年月敕斷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不宜有異請以三月二十九日爲大祥五月擇日而禫六月一日從吉從之 丁亥選以知興中府楊績復知樞密

院事 己丑賜越州上虞縣朱回女家絹三十匹米二十斛朱母早亡養於祖媪方十歲里中朱顏與媪競持刀欲殺媪一家驚潰獨朱號呼突前擁蔽其媪手挽顏衣以身下墜顏刀曰寧殺我毋殺媪也媪以故得脫朱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顏衣不釋顏忿恚斷其喉以死事聞故有是賜 帝嘗問輔臣天下金穀幾何韓琦等俱以對因問冗兵之費倍於曩時何也歐陽修曰自西事以來邊臣廣爲守備旣增置軍額則歲費益多又問祖宗綏懷如此尚有倔彊者琦曰國家意在息民故示大體含容之耳 知制誥祖無擇言中書省不當在東乞

與門下省對移從之 夏四月辛卯遼以知樞密院事
張嗣復有疾改知興中府 戊戌詔禮官及待制以上
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以聞宰臣韓琦等以元年五月
奏進呈故也 庚子遼主清暑於特古里

舊作拖古
烈今改

辛丑詔監司知州歲薦所部吏務在得人不必充所限
之數先是御史中丞賈黯言今京朝官至卿監凡二千
八百餘員而吏部奏舉磨勘選人未引見者至二百五
十餘人臣不敢遠引前載且以先朝事較之方天聖中
法尚簡選人以四攷改官諸路使者薦部吏數未有隕
而在京臺閣及常參官嘗任知州通判雖非部吏皆得

薦時磨勘改官者歲才數十人後資攷頗增而知州薦
吏視屬邑多少裁定其數又常參官不許薦士其條約
比天聖漸繇而改官者固已眾矣然磨勘應格者猶不
越旬日引對未有待次者皇祐中始隄監司奏舉之數
其法益密而磨勘待次者已不減六七十人皇祐及今
才十年耳而猥多至於三倍向也法疏而其數省今也
法密而其數增此何故哉正在薦吏者歲隄定員務充
數而已如一郡之守歲許薦五人而歲終不滿其數則
人人以爲遺已當舉者以 詗畏譏欲止不敢此薦者所
以多而真才實廉未免恩於無能也謂宜明詔天下使

有人則薦不必滿所阻之數帝納其言故降是詔 丙午奉安仁宗御容於景靈宮孝嚴殿 五月癸亥以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知太原府陳旭爲樞密副使呂誨言先朝任陳旭時臣與唐介范師道趙抃王陶言其姦邪不當置於二府封章交上醜迹皆著而外則近臣主張內則宦官引援韓琦極力爲地富弼依違不決凡論列半年旭出知定州臣等請斥江外事旣兩罷曲直不斷人言沸騰近崇政殿奏對承奉德音謂旭有才人或言其姦邪者不數日遽聞除命豈有中外言其姦邪明哲知而復用臣竊謂大臣極力引薦陛下不得已而用

之耳唯冀清衷更賜沈慮旭之進退繫於宸斷 以兵部員外郎祕閣校理蔡抗兼起居舍人充史館修撰同知諫院抗初爲睦親宅講書出入宮邸不受饋遺帝器重之請於濮安懿王願得與游每見必衣冠盡禮義兼師友及親政卽問抗安在抗時爲廣東轉運使亟召判都理欠憑由司抗未至帝每見奉使南來者輒問之及入對畱語日盱日卿乃朕故人朕望於卿者厚勿以常禮自疏也居數月遂有是命 以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馮京爲陝西安撫使代陳旭也 戊辰詔曰朕蒙先帝遺烈嘉與公卿大夫厲精爲治屬天下承平日久內

外因循惰職者眾未聞推利及民盡心憂國者也徒累積歲月以幸其進又沽飾名譽以徼所知其可道者亦不過務在簿書期會之間朕何望焉夫緘默苟簡者弗懲則端良敏濟者亾以勸朕持賞罰之大公固將必行之百執事其易慮孜孜各修厥職以稱朕意 辛未以東上閣門使劉几知鄜州几初權涇原副都總管與陳述古交訟既罷而代几者遂發几過用公使錢詔几赴永興軍聽劾權御史中丞賈黯言國家任用將帥當責以禦邊捍寇之效細故小惡皆宜略之則可以得其死力太祖時天下未定李漢超等一十四人分捍三邊皆

十數年不易舉其州征權之利皆以與之仍聽其貿易
免所過征稅軍士無小大皆許僇宐以故漢超等得成
功名而二十年閒無西北之憂慶歷中陝西用兵頗失
此術邊臣用公使錢微有過則爲法吏繩以澁文如尹
洙張亢滕宗諒是也今西戎叛擾陛下方當以恩威御
諸將所宐思太祖之得人而懲近事之失體如几者苟
無大過頗赦而不問帝納其言故有是命 丙子賈黯
奏近者皇子封拜竝除檢校太傅案官儀太師太傅太
保是爲三師子爲父師於義不可前世因循失於釐正
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屬卑者皆毋兼師傅官隨其遷序

改授三公下兩制議請如黯奏而中書亦謂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者國朝以三師三公皆虛名故因而授之宜正其失詔可且令已受命者異時加恩改授 辛巳夏遣使貢於遼 甲申命宰相韓琦曾公亮權兼樞密院公事富弼在告故也弼自去冬以足疾臥家至是章二十餘上乞補外郡帝終不許 丙戌樞密院編機要文字九百八十一冊以進賞執事者有差 六月辛卯以江東轉運判官屯田員外郎范純仁爲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權發遣鹽鐵判官呂大防爲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關則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知雜事迭

舉二人而帝自擇取一人爲之至是闕兩員舉者未上
內出純仁大防名而命之大防藍田人也大防首言綱
紀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人臣而權不歸上
大臣疲老而不得許遐夷狄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
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敗事而被賞
舉職而獲罪者又論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十數上而
不納張昇年幾八十乞骸骨而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
召其子而呼之者再遣使而召之者又再程戩辭老不
堪遜任亦不許竊以爲陛下欲盡君臣之分使病者得
休喪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退以禮亦何必過

爲虛飾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耶 癸巳羣臣表請聽
樂弗許五上表乃許之 初絳州團練使楊遂爲新城
巡檢救濮王宮火帝識其面目於是侍衛司闕帥帝首
出遂姓名擢登州團練使步軍都虞候 己亥詔自今
三司久任判官不得別舉職任 壬寅提舉在京諸司
庫務王珪等奏都官郎中許遵編修提舉司并三司類
例一百三十冊詔行之以在京諸司庫務條式爲名遵
泗州人也 己酉以莊宅使張利一爲皇城使知雄州
兼河北沿邊安撫使代皇城使李中祐也以中祐權定
州路總管司馬光言近聞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

於白溝之南翦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
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另選州將以代之
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爲戒而妄殺彼民則戰鬪之
端往來無窮矣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如漁船柳栽之
類止可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
可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專遣使
臣至其王庭與之辨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
若博求賢才增修政事待公私富足士馬精彊然後奉
辭以討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柳之勝負不亦遠哉
命試校書郎孫佺試將作監主簿常秩前亳州衛真

縣主簿王回皆爲忠武軍節度使推官俾知來安縣秩
知長社縣回知南頓縣俾等皆以文行知名爲知制誥
沈遘王陶等所薦命下而回卒俾秩皆辭不赴 初議
崇奉濮安懿王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莫敢先天
章閣待制司馬光獨奮筆立議議成珪卽敕吏以光手
藁爲案其議曰謹案儀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
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
得專壹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芻豢入承
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貽譏後世
況前代之入繼者多於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

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澆惟宗廟之重祇承天地之意於宗室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竊謂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國極其尊崇讎國襄國太夫人仙游縣君亦改封大國太夫人攷之古今實爲宜稱議上中書奏王珪等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於是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時議者或欲稱皇伯考天

章閣待制呂公著曰眞宗以太祖爲皇伯考非可加於
濮王也中書又奏案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及案
令文與五服年月敕竝云爲人後者爲其所後父母斬
衰三年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齊衰期卽出繼之子於所
繼所生父母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爲皇
考今王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見明據請下尚書省
集三省御史臺官議詔從之執政意朝士必有迎合者
而臺諫皆是王珪等議論洵未及上太后聞之辛亥
內出手書切責韓琦等以不當議稱皇考而琦等奏太
后以珪等議稱皇伯爲無稽且欲緩其事須太后意解

甲寅降詔罷尚書省集議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以問翰林學士范鎮時判太常寺卿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或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旣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因具列儀禮及漢書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執政得奏怒召鎮責曰詔書云當令檢詳柰何遽列上邪鎮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卽以聞乃其職也柰何更以爲罪乎於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乞早從王珪

等議侍御史知雜事呂誨言朝廷旣知議論不一當辦
正是非參合眾意明所適從豈可事未有定遽罷集議
還付所司詔命反復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漢宣光
武皆稱父爲皇考者二帝上承本宗皆非旁繼與今事
體略不相類據王珪等議濮安懿王於仁宗皇帝其屬
爲兄於皇帝合稱皇伯而不名於禮得矣及引元佐元
儼稱皇兄皇叔之類皆本朝典禮安得謂之無據竊原
敕意直欲加濮安懿王爲皇考與仁廟同稱此事非出
清衷必佞臣建白苟悅聖情二三輔臣不能爲陛下開
陳正論又將啟其閒隙違背禮義惑亂人情忘先帝之

眷荷陷陛下於非正得爲忠乎伏望陛下別降詔旨以
王珪等議爲定取前後所獻不一之論盡降出外辨正
是非明其有罪置之於法可以渙釋羣疑杜絕邪論誨
前後三奏皆留中不行（攷）李燾曰議前奏以六月二
時今竝附六月末司馬光言政府言儀禮令文五服年月敕皆
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卽出繼之子於所生皆稱父母
臣案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爲人後者
爲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
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
武皆稱其父爲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

故尊其父爲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爲皇祖考以其與昭穆同故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親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爲中興其實勦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爲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使尊濮王爲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號於其父祖引以爲法則可矣若謂皇考之名亦可施於今日則事恐不侔設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亦萬福當是之時命陛下爲皇子則不知謂濮王爲父爲伯若先帝在則稱伯歿則稱父臣計陛下必不爲此也以此言之濮王當稱皇伯又何疑

焉願陛下上稽古典下順眾志以禮崇奉濮安懿王如
珪等所議 樞密使戶部尚書同平章事富弼累上章
以疾求罷至二十餘上帝固欲畱之不可秋七月癸亥
罷爲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陽初除僕射及使相
弼八上章乞以本官出守不從將行又乞罷使相或僕
射一官許罷僕射而改制焉 丙寅詔曰事有先後故
制有隆殺禮有重輕故用有豐約凡郊廟所以奉天地
祖宗者宜如故事若乘輿服御之費其務減省 丙子
放宮女百八十人 遼主以太后射獲熊賞賚百官有
差 丁丑太白晝見 戊寅觀文殿大學士尚書左丞

賈昌朝奉帝幸其宅奠之贈司空兼侍中諡日文元御
篆墓碑曰大儒元老之碑昌朝在侍從多得名譽及執
政以結宮人宦官數爲諫官御史所攻云 己卯羣臣
上尊號曰體乾膺歷文武睿孝皇帝詔荅不允 庚辰
以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文彥博爲樞密使初彥博自河
南入見帝謂曰朕在此位卿之力也彥博對曰陛下登
儲纂極乃先帝聖意皇太后協贊之功臣何與焉帝曰
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帝曰暫煩西
行卽召還矣彥博行未至永興亟有是命又遣中使促
之樞密使吏部侍郎張昇罷爲彰信節度使平章事判

許州昇久在病告求罷凡七上章乃得請先是韓琦曾
公亮欲遣歐陽修爲樞密使將進擬不以告修修覺其
意謂兩人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
位置何以示天下兩人服其言遂止及昇去位帝遂欲
用修修又力辭不拜 辛巳以權三司使龍圖閣學士
工部侍郎呂公弼爲樞密副使公弼上言諫官御史耳
目之官比來言事罕見采用非所以達四聰也陛下當
以政事責成大臣而委視聽於臺諫非其人則黜之如
此則言路通而視聽廣矣 以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
韓絳權知開封府尋遷三司使絳在成都凡再歲始張

詠鎮蜀時春糴米秋糴鹽官給券以惠貧弱歲久券皆轉入富室絳削除舊籍召貧民別予券且令三歲視貧富輒易之豪右不得逞蜀與夷接邇人伐木境上數侵爭因下令禁伐木又以兵守巖崖閉絕蕃部往來就威茂交易異時內侍使蜀使酒場吏主賈賣因倍取以資費絳奏請加禁約帝敕內侍省著爲令每行必申戒焉及在三司又請以川峽四路田穀輸常平倉而隨其事任道里差次結直以平物價帝歎曰眾方姑息卿獨不徇時邪卽行之內諸司吏有干恩澤者絳執不可帝曰朕初不知當爲卿改而干者不已絳執益堅因爲帝言

身犯眾怒懼有飛語帝曰朕在藩邸頗聞有司以國事爲人情卿所守固善何憚於讒先是官中所用財費悉以合同憑由取之絳請有例者悉付有司於是三司始得會計以知制誥沈遘爲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遘爲人輕俊明敏通達世務前知杭州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使錢嫁孤女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女者奪歸其父母接遇士大夫多得其歡心部吏皆樂傾盡爲之耳目刺里巷長短纖悉必知故事至立斷眾莫不駭伏小民有犯情稍不善不問法輕重輒刺爲兵姦猾屏息時鞠真卿提點刑獄欲案其事移州詰問遘爲稍弛所

刺卒給以公據復爲民會選召還眞卿亦能去事遂寢
議者以其嚴比孫沔然沔雖苛暴銳於懲惡至遇善人
亦懼焉其治開封如治杭晨起視事及午事畢出與賓
舊往還從容談笑以示有餘士大夫交稱其能逾月加

龍圖閣學士尋遷翰林學士以母喪去位遂卒

攷異李
燕口選

遷翰林學士在三年九月
卒在四年九月今并書

八月庚寅大雨辛卯地涌

水壞官私廬舍漂殺人畜不可勝數帝御崇政殿宰相
而下朝參者十數人而已詔開西華門以泄宮中積水
水奔激東殿侍班屋皆摧漫 甲午命鹽鐵副使楊
佐等提舉修諸軍班營屋虞部郎中來令孫等八人就

賜水死諸軍民錢葬祭其無主者 乙未下詔求直言

司馬光疏曰頃暴雨大至川澤皆溢都城摧圯廬舍覆沒殆盡死於厭溺者不可勝紀此乃非常之大災意者陛下於舉動循守之間萬一有所未思乎敢以愚慮言之蓋有三焉竊惟皇太后保育聖躬在於襁褓陛下入承大統初得疾時外間傳言皇太后於先帝梓宮前爲陛下叩頭祈請額爲之傷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爲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陛下爲人之子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安可校量曲直遂生忿懼而於愛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先

帝擢陛下於眾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爲天子以一后數
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歡心長公主
數人皆屏居閒宮希曾省見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
也先帝天性寬仁重違物議晚年嬰疾厭倦萬幾遂以
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取舍黜陟未必皆當及陛下卽
位皆謂必能收取威福進賢退惡使海內廓然立見太
平而陛下益事謙遜自晦匿凡百奏請不肯與奪知
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之不肖不能退知事之非不能改
知事之是不能從大臣專權甚於先朝率意差除無所
顧忌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

耳目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裁定施行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今乃復付大臣彼安肯以己所行爲非以它人所言爲是乎陛下獨取拒諫之名大臣坐得專權之利四方懷忠之士皆望風結舌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畱聖意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歡心諸長公主時加存撫無令失所總攬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循名責實賞功罰罪舍小取大延納讜言虛心從善而皆行以至誠則人心旣悅天道自和矣呂誨言五行志曰飭宗廟廢祭祀

水不潤下乃者漢安懿王一事始議或將與仁廟比崇
終罷追封不及燕王之例禮失中而孝不足是亦幾乎
慢也京房傳曰饑而不損茲謂大荒厥災水去冬及春
許穎等郡大荒臣謂尚方不急之用後苑淫巧之作宐
加裁減以崇儉約量入制用正在今日又曰辟過有德
厥災水蓋有德之人壅遏而不用也今前席詳延無非
藩邸之舊清涂進用皆出權幸之門忠良之人寧無體
解古者以功績舉賢則萬化成而瑞應著後世以毀譽
取人故功業廢而災異至陛下當翼翼循思追救其失
庶幾消復之理也呂大防言雨水爲患此陰乘陽之沴

因陳八事曰主恩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
濫寇連謀盜賊恣行羣情失職刑罰失平 丙申邊以
客星犯天廟命諸路備盜賊嚴火禁 初議崇濮安懿
王史館修撰同知諫院蔡抗引禮爲人後之義指陳切
至涕下被面帝亦感泣會京師大水抗推原咎徵守前
說以對大臣不佞之庚戌命抗知制誥兼判國子監罷
諫職 乙卯詔減定袞冕制度從同知禮院李育奏也
育河南人嘗與同列議禁中事旣上有中人來問誰爲
此同列懼未對育獨前曰育實爲之中人卽去事亦寢
命知制誥宋敏求韓維同修撰仁宗實錄 九月辛

西提舉編纂禮書參知政事歐陽修奏已編纂書成百卷詔以太常因革禮爲名賜修等銀帛有差 壬戌以霖雨罷大宴司馬光言陛下將有事於南郊羣臣循故事請上尊號陛下澣自抑損以承天譴慰眾心望自今所有羣臣上尊號表皆拒而勿受仍令更不得上光旣奏疏復面有開陳帝嘉納之羣臣凡五上表終不允己巳策制舉人甲戌以制科入等著作佐郎范百祿爲祕書丞升一任前和川縣令李清臣爲著作佐郎百祿所對策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替漢孝哀尊共皇而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而京師及郡國二十

九大水孝桓尊崇皇而六郡地裂水涌井溢孝靈尊仁
皇而京師大水異世同驗密如符節陛下之於漢安懿
王情可以殺而禮不可以加恩可以斷而義不可以隆
禮爲人後者爲之子古者特重大宗則降其私親蓋大
宗隆也小宗殺也天地宗廟社稷之祀重也門內之期
輕也宜殺而隆之宜輕而重之是悖先王之禮矣禮悖
則人心失天意睽此變異所從來也古之聖帝明王未
嘗無過然而貴乎能改陛下宜詔有司勿復議追尊事
第因漢安懿王建國爲之立長以爲嗣王世世奉祀安
懿王永爲一國太祖則人心悅而天意解大雨之膏何

用禳哉百祿鎮從子也清臣安陽人韓琦妻以其兄之
子歐陽修奇其文以爲似蘇軾試祕閣攷官韓維曰苟
卿氏筆力也試文至中書修迎語曰清臣不第則繆矣
發視如言及廷對或謂清臣當以五行傳對當復得第
一清臣曰此漢書附會之說吾不之信民閒豈無疾痛
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如人身腹心肺腑有所攻
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
辰天地之五官也善止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止民之
疾痛而已清臣第竟在次等 乙亥遼主如滿絲淀
丙子以權御史中丞賈黯爲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從

所乞也先是黯與兩制合議請以濮王爲皇伯執政弗從數詣中書爭論會大雨水時黯已被疾疏言二三執政建兩統貳父之說故七廟神靈震怒天降雨水流殺人民於是引疾求去而有是命後十二日卒口占遺奏數百言猶以濮王議爲請贈禮部侍郎黯修潔自喜在朝數言事人稱其介直 壬午太白犯南斗 以龍圖閣直學士判都水監韓贄知河南府坐都城內外溝洫久不治故也 先是僧官有闕多因權要請謁內降補人臺諫累有論列仁宗因著令僧官有闕命兩街各選一人較藝而補至是鑒義有缺中書已下兩街選人不

上面內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爲請內降令與鑿
義中書執奏不可歐陽修乃奏曰補一僧官至小事但
中書事已施行而用內降改先朝著令則是內臣撓朝
政此何可啟其漸又曰宮女近習自前世常患難制此
小事不以爲意而從之彼必自張於外以謂朝政可回
威勢不小矣帝遽可中書所奏令依例選試 冬十月
丁亥朔遼主如醫巫闾山 庚寅以天章閣待制呂公
著司馬光爲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 甲午復以王安
石爲工部郎中知制誥母喪除故也 己亥遼以太后
射獲虎大宴羣臣命各賦詩 癸卯呂誨言臺諫者人

主之耳目天聖景祐間三院御史五員差出者三人常有二十員而後益衰減蓋執政者不欲主上聞中外之闕失然猶不下十數員今御史臺闕中丞者累月御史五員差出者三人唯臣與范純仁呂大防供職封章十上報罷者八九諫官二員司馬光遷它職傅堯俞出使北庭言路壅塞未有如今日之甚者臣竊爲聖朝羞之乙巳命知制誥邵必權知諫院 戊申以權發遣三司開拆司孫永爲諸王府侍讀中書編排文字孫固爲諸王府侍講穎王好學不倦一日出新錄韓非子屬府僚讎校永曰韓非險刻背六經之旨願無畱意王曰錄備

藏書之數非所好也 王子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
盧士宗知青州士宗入辭帝謂曰朕素知卿忠純豈當
久處於外因命再對及見論祖宗之法無數更變 甲
寅呂公著進所編仁宗御集百卷帝御延和殿服鞞袍
觀之 以翰林學士馮京爲南郊儀仗使闕御史中丞
故也卽日更命給事中天章閣待制彭思永權御史中
丞 十一月庚午朝饗景靈宮辛未饗太廟壬申祀天
地於園丘以太祖配大赦先是百官習儀尚書省賜酒
會郎官王易知醉飽嘔吐御史前劾失儀及是宰相韓
琦以聞帝曰已赦罪矣琦言故事失儀不以赦原帝曰

失儀薄罰也然使士大夫以酒會得過難施面目矣卒

赦之

遼耶律伊遜

舊作乙
幸今改

恃寵不法北院樞密使耶

律仁先抑之爲伊遜所忌十二月甲午出仁先爲南京

留守改封晉王仁先至南京卹孤惻禁姦慝邊境晏然

議者謂自裕悅

舊作于
越今改

休格

舊作休
哥今改

後仁先一人而已

甲辰夏國主諒祚使人來賀正旦丁未使人來賀壽

聖節司馬光言近年諒祚雖外遣使人稱臣奉貢而內

蓄姦謀窺伺邊境陰以官爵金帛誘中國不逞之人及

孰戶蕃部其違拒不從者諒祚輒發兵般掠弓箭手有

住在沿邊者諒祚皆迫逐使人內地邊臣坐視不能救

援遂使其餘執戶皆畏憚凶威怨憤中國人人各有離
叛之心及朝廷遣使齎問則諒祚拒而不納縱有所答
皆侮慢之辭朝廷亦隱忍不復致詰諒祚又數揚虛聲
以驚動邊鄙而將帥率多懦怯一路有警則三路皆聳
盡抽腹內州軍下番兵士置在麾下數月後寂無影響
然後遣來未及休息忽聞有警又復回去如此往還疲
於道路訖無是事臣料諒祚所以依舊遣使稱臣奉貢
者一則利於每歲所賜金帛二十餘萬二則利於入京
販易三則欲朝廷不爲之備其所以誘不逞之人者欲
訪中國虛實平居用爲謀主入寇則用爲鄉導也其所

以誘脅孰戶迫逐弓箭手者其意以爲客軍不足畏唯孰戶弓箭手生長極邊勇悍善鬪若先事翦去則邊人失其所恃入寇可以通行無礙也其所以數揚虛聲驚動邊鄙者欲使中國之兵疲於奔命耗散諸蕃公私貧困旣而邊吏習以爲常不復設備然後乘虛入寇也望明諭中外臣僚有久歷邊任或曾經戰陳知軍中利害及西戎情僞者竝許上書擇其理道稍長者從容訪問以治兵禦戎之策則處置自得其宜矣 郊祀旣畢侍御史知雜事呂誨復申前議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禮且言今佞人進說惑亂宸聽中書遂非執守邪論當

有以發明經義解釋羣疑臣欲乞中旨下樞密院及後來進任兩制臣僚同共詳定典禮以正是非久而不決非所以示至公於天下也諄尋進對延和殿開陳懇切前後凡七奏不從因乞免臺職補外又四奏亦不從遂劾韓琦曰永昭陵土未乾玉几遺音猶在乃琦遽欲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言者論辨半年琦猶遂非不爲改正願黜居外藩以慰士

辛亥遂以南京畱守蕭惟信爲左伊勒希巴

舊作夷萬

改

南府宰相蕭德以老告歸優詔不許北府宰相姚

景行出爲武定軍節度使以漢人行宮都部署耶律良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
同知南院樞密使事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

遼王孫承禧與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廣地方軍務兼提舉節度使鑾儀衛都尉梁燾編集

宋紀六十四

起柔兆敦牂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英宗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

帝

治平三年

遼咸雍二年

春正月丁巳遼主如鴨子河 壬申

以翰林學士知制誥范鎮爲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初
鎮草韓琦遷官制稱引周公霍光諫官呂誨駁之於是
琦表求去位鎮批荅曰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
帝以鎮不當引聖人比宰相其意謂琦去位則謳歌訟

獄不歸京師欲罷鎮內職執政因諭鎮令自請外而有

自命攷異李燾曰或云鎮與歐陽修雅相善及議漢王

則是追崇事首件修意修乘開為上言鎮以周公待琦

下也鎮坐此出帝於制誥多親閱有不中理必使改

之嘗謂執政曰此人君謨訓豈可褒貶失實也先是知

制誥韓維奏事僂殿嘗言人君好惡當明見賞刑以示

天下使人知所避就則風俗可移又言思慮不能全無

過差假如陛下誤有處分改之則足以彰納善從諫之

美及鎮補外維言鎮誠有罪自可明正典刑若其所失

止在文字當含容以全近臣體貌陛下前黜錢公輔中

外以為太重今又黜鎮而罷莫知其所謂臣恐自此各

懷疑懼莫敢爲陛下盡忠者矣 癸酉契丹改國號曰
大遼 乙亥宣徽南院使武安節度使程戡卒戡守延
州凡六年安重習事治不近名然不爲言者所與初延
州夾河爲兩城雉堞卑薄嘗爲夏賊攻圍登九州臺下
瞰城中戡調兵夫大增築之後以爲利橫山酋豪怨諒
祚欲以屬叛取靈夏來求兵爲援戡言豺虎非其相搏
則未易取也癰疽非其自潰則未易攻也諒祚久悖慢
當乘此聽許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利也會帝不豫大
臣重生事遂寢不報自以年過七十告老章凡十數上
終弗聽遣中使齎手詔問勞賜茶藥黃金乃再上章曰

臣老疾劇矣高奴屯勁兵爲要地豈養病所邪還至鄧
城卒贈太尉謚康穆 辛巳以端明殿學士知徐州張
方平爲翰林學士承旨初帝謂執政學士獨王珪能爲
詔餘多不稱職因問方平文學如何歐陽修對曰方平
亦有文學但挾邪不直曾公亮以爲不聞其挾邪趙槩
又以爲無迹故卒命之攷異長編載御史呂大防論趙
槩舉張方平錢明逸援引非人
失大臣憂國致君之意乞下槩問狀以懲不恪攷
宋史大防方平明逸槩傳俱不載此事今亦不取帝嘗
問治道體要方平以簡易誠明爲對帝不覺前席曰朕
嘗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人今多不然聞
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 命翰林學士馮京修撰仁宗

寶錄 壬午罷三司推勘官初詔三司舉京朝官一人
專領推勘事至是三司奏以爲不佞罷之然議者不以
罷之爲佞也 癸未遯主如山榆淀 先是工部員外
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呂誨與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
裏行呂大防合奏曰伏見參知政事歐陽修首開邪議
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將陷陛下於過舉之譏
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亦上疏請罷追崇之議皆不報
誨等論列不已而中書亦以劄子自辯帝意嚮中書然
未卽下詔也執政乃相與密議欲令皇太后下手書尊
濮安懿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又令帝下詔謙讓

不受尊號但稱親卽園立廟以示非帝意且欲爲異日
推崇之漸丙子中書奏事垂拱殿時韓琦以祠祭致齋
特遣中使召與共議旣退外閒言濮王已議定稱皇歐
陽修手爲詔草二通一納上前日中太后果遣中使齋
寶封文書至中書執政相視而笑誨等聞之卽納繳御
史告敕居家待罪乞早賜黜責帝以御寶封告敕遣內
侍趣誨等令赴臺供職誨等以所言不用雖受告敕猶
居家待罪丁丑中書奏事帝又遣中使召韓琦同議卽
降敕稱準皇太后手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襲
國太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

安懿王爲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游竝稱后又降敕稱
帝手詔朕而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書如前朕以方承
大統懼德不勝稱親之禮謹尊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
當且欲以塋爲園卽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皇太
后諒茲誠懇卽賜允從又詔濮安懿王子瀛州防禦使
岐國公宗樸候服闋除節度觀察畱後改封濮國公主
奉濮王祀事庚辰呂誨等又奏臣等本以歐陽修首啟
邪議詿誤聖心韓琦等依違附會不早辨累具彈奏乞
行朝典近親皇太后手書追崇之典竝用哀桓衰世故
事乃與政府元議相符中外之論皆以爲韓琦密與中

官蘇利涉高居簡往來交結上惑母后有此指揮蓋欲歸過至尊自掩其惡欺君負國乃致如此首議之臣安得不誅臣等待罪於家屢蒙詔旨促令供職而踧踏未敢承命以此故也若必使臣等就職則當合班庭爭以救朝廷之失雖陛下容納直言爲天下所問而臣等不能早悟明主之罪益深重矣豈可復居言路爲耳目之官哉帝令中書降劄子趣使赴臺供職而誨等繳還劄子并後所奏九狀申中書堅辭臺職是日詔避濮安懿王名下一字置濮安懿王園令一人以大使臣爲之募兵二百人以奉園爲額又令河南置柏子戶五十人命

帶御器械王世寧權發遣戶部判官張徽度濮安懿王
園廟地圖上皆從中書所請也壬午詔罷尚書省集議
濮安懿王典禮中書進呈呂誨等所申奏狀帝問執政
當如何韓琦對曰臣等忠耶陛下所知歐陽修曰御史
以爲理難竝立若以臣等爲有罪卽當畱御史若以臣
等爲無罪則取聖旨帝猶豫久之乃令出御史旣而曰
不宜責之太重於是誨罷侍御史知雜事以工部員外
郎知蘄州范純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呂大防落監察
御史裏行以太常博士知休寧縣故事知雜御史解官
皆有誥詞時知制誥韓維當直又兼領通進銀臺司門

下封駁事執政恐維綴詞不宥草制及封駁敕命遂徑以敕送呂誨等家仍以累不遵稟聖旨赴臺供職爲誨等罪維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預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宜追還誨等敕命由鉅臺司使臣得申議論以正官法又言誨等能審論守職國之忠臣計其用心不過欲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耳士大夫貪固寵利厚賞嚴罰猶恐此風不變而復內牽邪說貶斥正人自此陛下耳目益壅蔽矣又求對極論其失請追還前敕令百官詳議以盡人情復召誨等還任舊職以全政體皆不從是日詔翰林學士知制誥御史中丞知雜

各舉御史兩人以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傅堯俞兼侍御
史知雜事 司馬光言竊聞呂誨范純仁呂大防因言
濮王典禮事盡被責降中外聞之無不駭愕臣觀此三
人忠亮剛正憂公忘家求諸羣臣罕見其比今一旦以
言事太切盡從竄斥臣竊爲朝廷惜之臣聞人君所以
安榮者莫大於得人心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之情違
舉朝公議尊崇濮王過於禮制天下之人已知陛下爲
仁宗後志意不專悵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臣羣輩逐
之臣恐累于聖德所損不細閭里之閒腹非竊歎者多
矣伏望聖慈亟令誨等還臺供職不則且爲之別改近

地一官亦可以少慰外人心也呂公著言呂誨等以論事過當竝從責降問命之始物論騰沸皆云陛下自卽位以來納善從諫之風未形於天下今誨等又全臺被黜竊恐義士鉗口忠臣解體且自古人君納諫則興拒諫則亾興亾之機不可不審願陛下以天地之量包荒含垢特追誨等敕命令依舊供職則天下幸甚二月乙酉朔白虹貫日命殿中丞蘇軾直史館帝在藩邸聞軾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韓琦曰蘇軾遠大之器也它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久而用之則人無異辭今驟用之恐天下未必皆以爲然適

足累之也帝曰與修起居注可乎琦日記注與制誥爲鄰未可據授不若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與之且請召試帝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邪琦言不可乃試而命之它日歐陽修具以告軾軾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甲午遼驛召武定軍節度使姚景行入見遼主問以治道奏對稱旨復拜南院樞密使又召入內殿出御書及太子書示之遼主嘗有意南伐問景行曰宋人好生邊事如何景行曰自聖宗與宋人和好迄今幾六十年若以細故用兵恐違先帝成約遼主以爲然遂止

攷異宋治平間無敵邊警之事遼史乃云宋人好生事恐遼主借以爲詞或疆場小故宋史不盡載

耳今從遊
史書之

乙巳穎王府翊善邵亢奏皇子穎王天質

早茂嫺嫻及期方陛下卽位之初而元嗣克家之日推
之於禮莫重於斯臣伏見國朝親王聘納雖開寶通禮
具有舊儀而因循未嘗施行欲乞下太常禮院博采舊
典修撰穎王聘納儀範其故事非禮者悉罷之詔禮院
詳定禮院奏開寶通禮親王納妃有納采問名納吉納
成請期親迎同牢之禮國朝未嘗用今檢國朝會要皇
親婚會禮物數請如會要故事從之 三月丁巳賜羣
臣御筵於諸園苑 己未彗星晨見於壁長七尺許

攷異

李燾日本紀在庚申
今從實錄及本志

辛酉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傅堯

俞侍御史趙鼎趙瞻自使遼歸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
家居待罪而堯俞辭新除侍御史知雜事告牒不受稽
首帝前曰臣初建言在誨前今誨等遂而臣獨進不敢
就職帝數諭畱堯俞等堯俞等終求去乃以堯俞知和
州鼎通判淄州瞻通判汾州司馬光言比蒙聖恩宣諭
濮王稱親事云此事朕不欲稱假使只稱濮王與仙游
縣君有何不可臣乃知陛下至公初無過厚於私親之
意直爲政府所誤以致外議紛紛必謂旦夕下詔罷去
親名其已出臺官當別有除改見任臺官亦優加撫諭
使之就職今忽聞傳堯俞等三人相繼皆出此政府欲

閉塞來者使皆不敢言然後得專秉大權逞其冒臆耳
伏望特發宸斷召還堯俞等下詔要
不稱親如此則可以立使天下憤懣之氣化爲歡欣
誹謗之語要爲謳歌矣不從光遂奏請與堯俞同責
因家居待罪又奏陛下卽位之年臣已會上疏預戒追尊之事及過仁宗大祥
臣卽與堯俞詣政府白以爲人後者不得顧私親之義
當兩制禮官共詳時臣又獨爲眾人手換奏草若治其
罪臣當爲首其呂誨等係後來論列旣蒙遣逐如臣者
豈宜容恕縱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於心乎又
奏乞早賜降黜凡四奏卒不從 壬戌以屯田員外郎

簽書江寧節度判官事孫昌齡爲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監永豐倉郭源明爲監察御史裏行源明勸子也

甲子以都官員外郎黃炤爲侍御史太常博士蔣之奇爲監察御史裏行初命王珪等舉官已除孫昌齡及郭源明而尚闕兩員中書以珪等前所舉都官員外郎孔宗翰等七名進而炤中選帝又特批之奇與御史歐陽修素厚之奇前舉制科不入等嘗詣修盛言追崇濮王爲是渎非范百祿所對修因力薦之卽與炤竝命之奇入對帝面諭曰朕嚮覽卿所對策甚善而有司誤遣故親有是除之奇宜與人堂從子宗翰道輔子也 是日

納故宰相向敏中孫女爲皇子穎王妃封安國夫人先是禁中遣使泛至諸臣家爲王擇配記室韓維奏宜選勳望之家精揀淑媛攷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帝嘉納之 戊辰帝親錄囚 庚午以彗出避正殿減常膳帝對樞臣以彗爲憂胡宿請備邊呂公弼曰彗非小變不可不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祗天戒臣恐患不在邊也 新除監察御史裏行郭源明奏免除命乞追還呂誨等詔聽源明免以告牒納中書 辛未手詔曰朕近奉皇太后慈旨濮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曰親又諡曰

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
追崇之典又以上承仁考廟社之重義不得兼奉私親
故但卽園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有
別蓋欲爲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
者專執合稱皇伯追封大國之義朕以本生之親改稱
皇伯歷攷前世竝無典據追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
道自罷議之後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
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
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眩惑眾
聽以致封還詰敕擅不赴臺明繳畱中之奏於中書錄

傳訕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謫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爲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俟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乃反以稱親爲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傅堯俞等不顧義禮更相倡和既撓權而示眾復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搢紳士民不詳本末但惑傳問欲釋羣疑理當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出榜朝堂及進奏院遍牒告示庶知朕意 命左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李綬赴諫院供職 癸酉詔曰去秋以來雨潦爲沴今星躔生變咎證昭灼故避殿撤膳夙夜惕厲

永惟四海之內獄訟煩冤調役頻冗與鯨鯢孤獨死亾
貧苦甚可傷也轉運使提點刑獄分行省察而矜恤之
利病大者悉以聞庶仁恩家至副朕寅畏之心焉 辛
巳彗星見於昴如太白長丈五尺壬午字于畢如月

遼史作壬午彗星見于西方此從宋史

夏四月甲申朔觀文殿學士戶

部侍郎孫沔自環慶改帥邠延未至卒於道贈兵部尚
書謚威敏沔居官以才力聞然喜燕遊好色故中間坐
廢 丙戌禮院言濮安懿王建廟當行祭告而宗樸喪
服未除請權以本宮諸弟攝事其祝文令教授爲之初
命翰林學士馮京撰祝文京言本院未有體式乞下禮

院議禮院議稱皇帝某謹遣官恭告於親濮安懿王既而以前詔俾王子孫奉祠事乃更定此議帝嘗以稱親之議質於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王獵獵以爲不可帝曰王相待素厚亦持此說邪獵對曰臣被王恩厚故不敢以非禮名號加於王所以爲報也 命密州觀察使宗旦同知大宗正司事宗旦居所生母喪以孝聞始請別擇地以葬歲時奠祀後著爲法 己丑賜工部侍郎致仕皇甫泌帛一百匹泌獻所著周易精義等書故有是賜 賜真定府僧懷丙紫衣初河中府浮梁川鐵牛八維之一半且數萬斤後水暴漲絕梁牛沒於河募能出

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樅衡狀
鈎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而有是賜
以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陸誥爲兵部郎中郵延路
都總管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州 贈皇后弟內殿崇班
高士林德州刺史士林將家子獨喜學帝嘗以謹守法
律四字誨之曰能如此則爲良吏矣每欲進擢后屢辭
既卒始追贈焉明年又贈節度使 乙未潁王府翊善
同修起居注邵亢以知制誥知諫院兼判司農寺於是
帝謂潁王曰翊善端直朴厚已擢爲諫官矣王頓首謝
以金部員外郎天章閣侍講傅卞爲起居舍人同知諫

院卜議漢王典禮與執政意合故驟進 以度支郎中

王稷臣直集賢院充穎王府翊善令於皇子兩位供職
辛丑命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司馬光編歷代君臣
事蹟於是光奏曰臣自少以來略涉羣史竊見紀傳之
體文字繇多難以衡門專學之士往往讀之不能周浹
況於帝王日有萬幾必欲徧知前世得失誠爲未易竊
不自揆常欲上自戰國下至五代正史之外旁采它書
凡關國家之盛衰係生民之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
帝王所宜知者略依左氏春秋傳體爲編年一書名曰
通志其餘浮冗之文悉刪去不載庶幾聽覽不勞而聞

見甚博私家區區力不能辦徒有其志而無所成頃臣
曾以戰國時八卷上進幸蒙賜覽今所奉詔旨未審令
臣續成此書或別有編集若續此書乞亦以通志爲名
其書上下貫串千餘載固非愚臣所能獨修伏見翁源
縣令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句當公事劉恕將作監主
簿趙君錫皆以史學爲眾所推欲望特差二人與臣同
修庶使得早成書不至疏略詔從之而令接所進八卷
編集俟書成取旨賜名其後君錫以父喪不赴命太常
博士國子監直講劉放代之恕筠州人君錫良規之子
放敬弟也 司空致仕鄭國公宋庠卒帝方以災異避

正殿有司誤奏母臨喪乃爲輓辭二篇賜之贈太尉兼侍中謚元憲帝爲篆其墓碑曰忠規德範之碑庠與弟祁以文學名擅天下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尤畏法在揚州使工甃堂塗取卮酒與之後知誤取公使立償之而取予者皆被罰自初執政遇事輒分別是非可否用是斥退及再登用遂浮沈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弗爲也沈邈嘗爲京東轉運使數以事侵庠及庠在洛陽邈子爲府屬所惡欲治之以法庠獨不肯曰是安足罪也人以此益稱其長者 戊申以河東轉運使吳克爲鹽鐵副使帝雅知克

數問充所在會充入覲帝諭以教授時事嘉勞之居河東纔半歲卽召入 樞密副使禮部侍郎胡宿屢乞致

仕庚戌罷爲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 以殿前

都虞候容州觀察使郭逵遷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

事同簽書樞密院事自逵始于是知制誥邵必當制草

詞以進言逵武力之士不可置廟堂望畱誥敕與執政

熟議弗聽逵旣入西府衆多不服或以咎韓琦琦曰吾

非不知遠望輕也故事西府當用一武臣上欲命李端

愿吾知端愿傾邪故以遠當之致異李燾曰或云上本

方平不附已得日西府久不用武臣宜知諫院邵充御

稍復故事上督其人無以應乃遠用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四 七

史吳申呂景交章論祖宗朝樞府參用武臣如曹彬父子馬知節王德用狄青動勞爲天下所稱則可遠黜佞小才豈堪大用不報 王子司天監奏彗星浸微羣臣詣閣門拜表乞御正殿復常膳不許三表乃許之 是月遼境霖雨 五月乙丑詔河北戰兵三十萬陝西戰兵四十五萬并義勇令本路都總管常加訓練毋得占役時邊臣或奏請增兵朝廷以爲兵數不少故降是詔 是日彗行至張而浸 戊辰帝謂宰臣曰朕日與公等相見每欲從容講論治道但患進呈文字頗繁多不暇及中書常務有可付有司者悉以付之自是中書細

務止進熟狀及事有定制者歸有司中書降敕而已

庚午詔中書樞密自今朔望會于南廳 吏部流內銓

進編修銓曹格敕十四卷 右武衛大將軍果州刺史

叔褒領文州團練使初制宗室入學十五以上通兩經

者大宗正以聞命官試論及大義中者度高下賜出身

或遷官至是叔褒試所學中格故有是命叔褒德恭曾

孫也 乙亥遼主駐特古里舊作拖古烈今改 丁丑以屯田

員外郎王克臣子孝莊爲右屯衛將軍駙馬都尉賜名

師約以尚德寧公主故也初帝數稱唐公主多下嫁名

人及選得師約其父子皆業進士令至宰相第試以詩

并其所業賦一編進御召見清居殿又諭以毋廢學後
又出經籍及紙筆墨硯賜之 辛巳遼以戶部使劉詵
爲樞密副使詵爲戶部使歲入羨餘錢三十萬緡故有
是擢 六月乙酉以駕部郎中知磁州李田監淄州鹽
酒稅務嘉祐六年始置考課法至是考課院言田再考
在劣等故有是命坐考劣降等自田始 丙戌回鶻貢
於遼 丁亥免陸詵正衙令入見帝勞問之曰卿嶺外
處畫無不當者卿延最當邊境故選用卿今將何先詵
曰邊事難以遙度抑未審陛下意在安靜或欲示威也
帝曰大抵邊陲宜以安靜爲務昨王素爲朕言朝廷與

帥臣常欲無事自餘將校無不生事要功者卿謂此言如何詵曰素言是也陛下能責任將帥令疆場無事即天下幸甚 辛卯以太常博士劉庠爲監察御史裏行庠私議濮王事與執政意合故命以言職 壬辰贈故霸州文安縣主簿太常禮院編纂禮書蘇洵光祿寺丞所修書方奏未報而洵卒賜其家銀絹各百兩匹其子軾辭所賜求贈官既從之又特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歐陽修亦善之勸洵與安石游而安石亦願交于洵洵曰吾知其人矣安石母死士大夫皆弔洵獨不往 甲辰準布舊作阻卜今改貢于遼 己

西御崇政殿疏決在京繫囚 壬子改清政殿曰欽明
召直集賢院王廣淵書洪範於屏謂廣淵曰先帝臨御
四十年天下承平得以無爲朕方屬多事豈敢言自逸
故改此殿名因訪廣淵先儒論洪範得失廣淵對以張
景所得最濶遂進景論七篇明日復召對延和殿謂廣
淵曰景所說過先儒遠矣以三德爲馭臣之柄尤爲善
論朕遇臣下常失之柔是以特書此言置之坐右以爲
觀省非特開元無逸圖也 秋七月癸丑朔遼以西北
路招討使蕭珠澤舊作木者今改爲北府宰相以左伊勒希巴
舊作夷商蕭惟信爲南院樞密使以同知南院樞密事

畢今改

耶律白爲特里袞

舊作揚
隱今改

甲寅以屯田員外郎吳申

爲殿中侍御史初劉庠舉申自代帝曰朕固知申遂擢

用焉庠申門人也自傅卞議濮王事稱旨庠及申私論

與卞協故相繼竝居言職 丙辰遼南院樞密使姚景

行致仕庚申遼錄囚辛酉景行復爲南院樞密使 乙

丑以奉國畱後虢國公宗諤爲係靜節度使于是濮王

子孫及魯王孫各遷官一等遷者凡二十人帝之爲皇

子辭疾不肯入宮詔本位長屬敦促宗諤最長於是勸

行及帝卽位宗諤上十餘章論功帝不得已特遷奉國

畱後中書召知制誥韓維命辭再三屬之白語勿太淡

也宗諤在藩素嫉帝宗諤有庖夫善羊膾帝使之爲膾
兩盤宗諤見問之對曰十三使之膾也宗諤怒毀器覆
肉咎其庖夫宗諤性陰狡所惡婢妾往往鳩殺之 丁
卯遼主如瀋絲淀以歲旱遣使賑山後貧民 八月己
亥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呂公著知蔡州公著嘗言
濮安懿王不當稱親及頒諱于天下又請追還呂誨等
皆不從卽稱疾求補外官帝曰學士朕所重豈得輕去
朝廷公著家居者百餘日遣內侍楊安道卽家敦諭且
戒安道曰公著勁直宜徐徐開曉語勿太迫也又數令
其兄公弼勸之公著起就職才數月復上章請出故有

是命 九月壬子朔日有會之 癸丑以知制誥史館
修撰蔡抗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帝謂抗曰第行且
召卿矣郡兵番戍室家畱營多不謹夫歸輒首原抗下
令悉按以法戍兵感之 乙卯命知制誥宋敏求題漢
安懿王及三夫人廟主于園 丙辰幸天章寶文閣命
兩府觀翰林學士王珪所書仁宗御書詩石刻初仁宗
立帝爲皇子珪請對而後草詔後有閒珪者是日御藥
珠殿召珪設紫花墩賜坐勞問久之詔中書授珪兼端
明殿學士且諭曰執政員闕卽命卿矣翼日又賜盤龍
金盆一珪惶恐以謝帝謂曰朕知卿忠純有守曩者有

讓語朕今釋然無疑矣珪頓首曰非陛下保全臣何以至此 癸亥詔自今待制已上自遷官後六歲無過則復遷之有過亦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郎中止少卿監仍以七十員爲定員有闕卽檢勘至前行郎中遷及四歲以上校日月之久者次補之少卿監以上遷官聽旨如別有勞績或因要重任使特旨推恩者卽不在此例 乙丑以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馬默守本官通判懷州初默彈奏濟州防禦使李珣犯銷金并匠人送開封府官吏不能正其罪又言宗惠女使當如法錄問且請自今外人罪連宗室大辟皆

錄問然後斷又言國子監直講劉攽輕薄無行多結交
富貴舉人不可爲開封試官又言趙及所壞倉米十八
萬石當治米所以濕惡并劾提點倉場李希逸以不覺
察而及等實由希逸舉發默除御史時攽有戲言默用
此怒故安彈奏攽默又屢言濮王不宜稱親帝以爲疏
繆故黜之御史劄庠奏乞畱默弗聽 皇城司嘗捕銷

金衣送開封府推官竇卞上殿請其獄會有以內庭爲
言者帝疑之卞曰眞宗禁銷金自掖庭始今不正以法
無以示天下且非祖宗立法意詔如卞請 庚辰知諫
院傅卞言風聞貴戚奏薦恩澤未經減定或托以親戚

濫及高貨商販之徒詔自今妃嬪公主以下非有服親
若有服親之夫無得奏薦 是月夏國主諒祚舉兵寇
大順城入寇柔遠寨燒屈乞等三邨柵段木嶺初環慶
經略安撫使蔡挺知諒祚將入寇卽遣諸將分屯要害
以大順城堅雖被攻不可破不益兵柔遠城惡命副使
總管張玉將重兵守之救近邊熟戶入保清野戒諸寨
無得逆戰諒祚將步騎數萬攻圍大順三日蕃官趙明
與官兵合擊之諒祚鎧甲毳帽以督戰挺先選彊弩八
列於壕外注矢下射重甲洞貫諒祚中流矢遁去復寇
柔遠張玉募膽勇三千人夜出擾賊營賊遂驚潰遣中

使賜挺手詔慰勞諒祚遣屯金湯聲言益發步騎且出
嫚辭須已得歲賜復攻圍大順城卿延經略安撫使陸
誥言朝廷積習姑息故賊敢狂悖不稍加詰責則國威
不立即止其歲賜鉅帛牒宥州問故帝喜曰固知此人
可倚也詔誥得宥州報具聞而諒祚果大沮盤桓寨下
取糧四反卒不敢入寇又歲儉貧願得賜物乃報言邊
吏擅興兵行且誅之矣 冬十月壬午朔以仙游縣君
任氏墳域爲園從禮院所奏也 癸未遣西京左藏庫
副使何次公齎詔賜夏國主諒祚問所以入寇之故仍
止歲賜鉅帛陸誥言西戎頗順矣不若且賜時服因以

詔問之彼必感懼今特遣次公彼多姦詐或疑朝廷畏已則未遽服也不從 甲申以戶部判官直集賢院王廣淵直龍圖閣兼侍讀集賢殿修撰周孟陽兼侍講帝不豫廣淵憂思忘食寢帝自爲詔以慰安之曰朕疾少閒矣乙酉詔兩日一御邇英講讀時帝已不豫然近臣尙未知也于是皇子穎王等引仁宗故事以請從之丁亥詔令禮部三歲一貢舉天下解額于未行閒歲之法已前率四分取三分禮部奏名進士以三百人爲額明經諸科不得過進士之數 以同簽書樞密院郭逵爲陝西四路沿邊宣撫使兼權判渭州遠懇辭簽書帝

曰初欲授卿宣徽使慮外人以爲罷政第領樞職往以重使權 甲午詔宰臣參知政事舉才行士可試館職者各五人先是帝謂中書曰水潦爲災言事者多云不進賢何也歐陽修曰近年進賢之路太狹誠當今所患帝曰何謂進賢路狹中書常所進擬者其人皆如何修曰自富弼韓琦當國以來十數年閒外自監司內則省府選擢甚精時亦得人然皆是錢穀刑名彊幹之吏此所謂用才臣言進賢路狹乃館職也帝曰如何修曰朝廷用人之法自兩制選居兩府自三館選居兩制然則三館者輔相養材之地也往時入三館有三路今塞其

二矣此臣所謂太狹也帝曰何謂三路修曰進士高科
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時進
士五人以上及第者皆得試館職第一人及第不下十
年有至輔相者今第一人及第兩任凡十年方得試館
職而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是高科一路塞矣往時大
臣薦舉隨卽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館闕人乃試而館
闕人初無員數無有闕時則上簿者永無試期是薦舉
一路又塞矣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
此臣之所謂進賢路太狹也新格置編校官八人皆用
選人歷七年乃自校勘除校理此外未嘗有所擢用臣

謂此八員者宜仍舊它員或闕卽令中書擇人進擬庶無遺賢故有是詔因謂輔臣曰館閣養才之地比欲選數人出使無可者公等其各爲朕搜揚雖執政親戚世家勿避朕當親閱可否于是韓琦曾公亮歐陽修趙槩等所舉蔡延慶夏倚王汾葉均劉攽章惇胡宗愈王存李常張公裕王介蘇稅安燾蒲宗孟陳侗陳睦李清臣朱初平黃履劉摯凡二十人皆令召試琦等以人多難之帝曰旣委公等舉之苟賢豈患多也乃令先召權提點陝西刑獄度支員外郎蔡延慶等十人餘須後試延慶齊子也 丙午羣臣以來歲元會表上尊號曰體乾

應歷文武聖孝皇帝詔不許五表乃許之 十一月甲寅以慶州蕃官都巡檢司趙明領順州刺史以擊夏人于大順城有功也于是將士及蕃官有功者隨輕重賞之 戊午帝不豫 己巳歸徐國公主于王氏皇后及皇子穎王東陽郡王送至第詔皇后翼日乃歸 司馬光奏曰今歲彗星彰見連月乃滅飛蝗害稼日有食之加之陝西河東夏秋乏雨禾既不收麥仍未種西戎內侮邊鄙未安而朝廷晏然曾不爲意或以爲自有常數非關人事或以爲景星嘉瑞更當有福今者又有佞臣建議請上尊號其爲欺蔽上天誣罔海內孰甚于此伏

望止羣臣所上章表卻尊號而弗受夏下詔書淡自咎
責廣開言路求所以事天養民轉災爲福之道俟聖體
康復天時豐穰然後推崇徽號何晚之有臣承乏侍從
誠見近日羣臣皆以言爲諱入則拜手稽首請加鴻名
出則鎔立族談腹非竊笑終無一人爲陛下正言其不
可者是敢妄進狂瞽唯聖明采察不從 初夏人寇大

順帝問兩府策將安出宰相韓琦請畱止歲賜遣使齋

詔往問樞密使文彥博等曰如此則邊釁大矣因引寶

元康定之喪師以動帝意

攷異宋史韓琦傳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

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然則引寶元康定事者非彥博也當時在樞府者尚有陳旭呂公弼二人未審誰

所言今從長編琦曰兵家須料彼此今日禦戎之備大過晉時且諒祚狂童豈可比元昊也詰之必服帝竟從琦議遣何次公往使朝退二府以所論不同各相私語彥博謂其黨曰渠自言料敵且觀渠所料逾月次公還以諒祚表進帝已臥疾輔臣因入問起居畢琦扣御榻曰諒祚服罪否帝力疾顧琦曰一如所料諒祚所上表雖云受賜累朝敢渝先誓然尚多游辭歸罪于其邊吏乃復賜詔詰之令專遣使別貢誓表具言今後嚴戒邊上酋長各守封疆不得點集人馬輒相侵犯其鄙延環慶涇原秦鳳等路一帶久係漢界熟戶并順漢西蕃不得更行

劫虜及逼脅歸投所有漢界不逞叛亾之人亦不得要
有招納苟渝此約是爲絕好餘則遵依先降誓詔朝廷
恩禮自當一切如舊 先是帝久服藥監察御史裏行
劉庠奏請立皇太子帝不懌封其奏一日宰相韓琦等
問起居退頴王出寢門憂形于色顧琦曰柰何琦曰願
大王朝夕勿離左右王曰此乃人子之職琦曰非爲此
也王感悟去帝自得疾不能語凡處分事皆筆于紙
十二月壬午遼以知樞密院事楊績爲南院樞密使以
樞密副使劉詵參知政事丁酉以西京畱守哈珠舊作合未
改爲南院大王旋出蕭珠澤爲武定軍節度使 遼主

以楊績舊臣特詔燕見論古今治亂人臣邪正遼主曰方今羣臣忠直耶律玳劉詵而已然詵不及玳之剛介績拜賀曰何代無賢世亂則獨善其身主聖則兼善天下陛下區分邪正陟黜分明天下幸甚遼主又嘗論詵曰卿勿憚宰相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勢焰方熾詵奏曰臣于伊遜尚不畏何宰相之畏伊遜銜之相與排詵未幾出詵爲保靜軍節度使 辛丑帝疾增劇輔臣問起居罷琦復奏曰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眾心帝頷之琦請帝親筆指揮帝乃書曰立大王爲皇太子琦曰必願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

又批于後曰：穎王頊琦曰：欲乞卽今晚宣學士降麻。帝復頷之。琦召內侍高居簡授以御札，命翰林學士草制。學士承旨張方平至榻前，稟命遑而草制。壬寅立皇子頊，王頊爲皇太子。帝旣用輔臣議立皇太子，因泣然下淚。文彥博退謂韓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無動也。琦曰：國事當如此，可柰何？皇子始聞命，辭于榻前者久之。癸卯大赦，賜文武官子爲父後者動一轉。乙巳詔：以來年正月十九日冊皇太子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爲禮儀使，翰林學士王珪撰冊文，錢明逸書冊，知制誥宋敏求書寶。是年遼放進士張璪。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
等百一人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